

宋僧著述考



編著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宋僧著述考



編著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特邀编辑:蒋亚隆
责任编辑:庄 剑
责任校对:何 静
封面设计:吴 强
责任印制:杨丽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僧著述考 / 李国玲编著. — 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
2007.8

ISBN 978-7-5614-3791-9

I. 宋… II. 李… III. 佛教-著作-研究-中国-宋代
IV. 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2496 号

书名 宋僧著述考

作 者 李国玲 编著
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(610065)
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 ISBN 978-7-5614-3791-9/B·170
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 140 mm×202 mm
印 张 22.75
字 数 526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0 001~2 000 册
定 价 90.00 元

◆ 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◆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 网址:www.scupress.com.cn

序

曾棗莊

《全宋文》初上馬時，學術界一些朋友要我們從一開始就注意抓《全宋文》的附產物，認為《全宋文》附產物的價值未必低於《全宋文》本身。我根據這一意見，起草了一份含三十多項附產物的計劃，目錄類擬編《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》（已出）、《現存宋人著述總目》（已出）、《宋人年譜集目》（已出）、《宋集叙錄》（已出，原叫《宋人別集序跋匯編》）等；傳記類擬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（已出）、《宋人年里表》（已編未出）、《宋代人名大辭典》（已出《宋代文學家大辭典》）等；索引類擬編《各省通志宋代人名索引》（已編未出）、《宋代題刻人名索引》（現未編）、《宋元筆記人名索引》（現未編）等；資料匯編類擬編《宋文紀事》（已出）、《新編宋大詔令集》（已有初稿）、《宋人碑傳集》（正擬上馬）、《宋代蜀文輯存補佚》（現未編）、《宋代考證文匯編》（現未編）等。我們只是提出設想，由各人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條件自由選題，也做過一些組織落實工作。

我在李國玲女士出版的第一部書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（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4）的短序中說：“《全宋文》得以順利編纂，除得到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外，我國臺灣出版界、學術界也為我們做了兩件有益的工作。一是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。現存宋人別集約有四分之一只見於《四庫全書》，除《四庫

全書珍本初集》收集的一部分比較易得外，其他的書都是很難看到的，更不用說復印了。由於臺灣影印出版了此書，各大圖書館都有，就比較易得了。《四庫全書》的聲名一向不太好，原因之一是刪改原書，故我們最初規定，凡有別的版本，《全宋文》原則上不用《四庫全書》作底本。但後來我們在校勘過程中發現，《四庫全書》編者刪改，主要是刪改涉及民族問題的部分。而就其他方面而言，《四庫全書》在叢書中應算是比較好的一種，至少比不少明人刻的書好一些，多數版本是經過挑選的，是比較完整的，錯字也不像明版書那樣多。故後來我們不再強調不能用四庫全書作底本，只要經過比較，如果《四庫全書》收文確實比較全，沒有什麼改動，錯訛較少，仍然可用《四庫全書》作底本。二是王德毅等諸位先生編的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此書引書五百餘種，宋人傳記資料比較集中的書幾乎都採用了。搜羅有傳記資料的宋人多達二萬二千人，為我們撰寫《全宋文》作家小傳提供了重要綫索。但當我們的資料普查工作基本完成後，把我們收集到的宋文作者名單同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一核對，發現《索引》中的多數宋人已無文存世，而有文存世的過半數作者又未入《索引》。為了撰寫宋文作者小傳，我們用電腦編了《各省通志人名索引》等十餘種索引，同時請本所資料室主任李國玲女士按王德毅等諸位先生所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的體例，利用普查《全宋文》資料所得的綫索，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。”未想到這篇短序引起了鄧老廣銘先生的同感，他來信稱我為《四庫全書》說了公道話。我在短序中還曾說：“正如（王德毅先生的）《索引》已成爲宋代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案頭書一樣，《補編》也將成爲宋代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案頭書……它在《索引》的二萬二千人之外，又新提供了上萬人的傳記資料綫索；它對《索引》已有

的六千多人還補充了傳記資料綫索，二者加起來共達一萬六千餘人；《索引》對宋人的生卒年花了很大的考訂功夫，但它同任何一部工具書一樣，失誤之處也在所難免，《補編》就已發現的待酌之處，也作了一些訂補。”

李國玲女士之可貴是並未停留於此，而是根據編纂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所得的資料綫索，又編纂出版了《宋僧錄》（綫裝書局，2001）。我在《宋僧錄序》中說：“十多年前，我有一位研究生很喜歡佛學，我曾建議他編《宋僧錄》，但他對禪宗更感興趣，他的畢業論文是《論文字禪》。因為李國玲女士曾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，輕車熟路，我於是建議她接着編《宋僧錄》。經過她多年努力，總算了却了我這一心願。現在國內外都興起了佛學研究熱，我相信，此書的出版，會為宋代的佛學研究提供不少資料綫索。”國玲女士也未停留於此，經過六七年的努力，現在又完成了難度更大、用處也更大的《宋僧著述考》。這樣她的研究工作就形成了一個逐步深入的系列，為學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。

《宋僧著述考·編例》稱：“所收作者，皆撰寫小傳，介紹姓名、字、號、籍貫、謚、生卒年、履歷及主要活動，並註明所據史料。”因此，本書完全可作為《宋僧大辭典》使用。

《編例》：“本書收錄宋僧著述 1 183 種，其中現存 818 種……每一種書著錄書名（包括異名）、撰者、卷次、存佚，盡可能考述主要內容、成書時間及撰輯情況。”又：“著述的序、跋，最能反映撰著者之宗旨、版本刊刻源流，為此，本書對著述序跋多詳加載錄，並節要附錄一些重要序跋。”因此，本書堪稱《宋僧著述叙錄》，有助於瞭解宋僧著述特別是現存著述的情況，可省却佛學愛好者和研究者大量翻檢之勞。

宋代儒、釋、道三教並崇。宋代諸帝從尚文抑武出發，對儒、釋、道三教都加以扶持。河南府進士李藹撰《滅邪集》反對佛教，太祖以“非毀佛教，誑惑百姓”的罪名把他流放沙門島。太宗朝翻譯佛經的組織工作也較唐代嚴密，太平興國初設譯經院，後改名爲傳法院。譯場人員設譯主、證梵義、筆受、綴文、參譯、證義、潤文等，並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。宋代的很多大臣都參加了這一譯經工作，如呂夷簡、宋綬、王曙、張洎、趙安仁、楊礪、晁迥、李維、朱昂、梁周翰、楊億、夏竦等。太宗著有《御製逍遙詠》、《御製蓮華心輪迴文偈頌》、《御製秘藏詮》、《御製緣識》等書，撰有《御製佛賦》、《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》等文。其《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》盛稱：“大矣哉，我佛之教也！化導群迷，闡揚宗性。廣博宏辯，英彥莫能究其旨；精微妙說，愚庸豈可度其源？”其《御製蓮華心輪迴文偈頌序》稱：“朕機務之暇，留心釋典，乃構回文之偈，精求玄妙之源。”宋真宗也撰有《崇釋論》、《注遺教經序》、《繼聖教序》，認爲“三教之設，其旨一也”；稱“釋氏戒律之書，與周、孔、荀、孟異迹而道同，大旨勸人之善，禁人之惡”；認爲“釋、道二門，有補世教”。

宋代對佛教的尊崇並不亞於唐代，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唐代。由於《西遊記》的影響，玄奘西天取經的故事，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。其實，玄奘雖曾正式表請赴印，但未蒙許可，玄奘是自己歷盡千辛萬苦赴印取經。在整個唐代似乎從未有過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經的事。相反，宋代却出現了。乾德二年，宋太祖曾派繼隆等三百僧人赴印求法。四年，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，願至西域求佛法，詔賜錢三萬遣行。非政府派遣的宋僧個人赴印取經，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。淳化四年，詔西部諸郡梵僧來，中國僧西遊而還者，所持梵經必先具奏，封題進上。

這表明當時梵僧來中國及中國僧西遊而還者的人數一定十分可觀，因為政府不可能為個別僧人下此詔令。咸平六年，知開封府陳恕奏：“僧徒往西天取經者，臣嘗詔問，皆罕習經義而姿狀庸陋，或往諸蕃，必招輕慢。自今宜試經業，察人材，其可者令往。”（《佛祖統記》）這也說明當時赴印取經的僧人很多、很濫，朝廷開始加以考察、限制。印度僧人來華者也很多，《宋史·天竺傳》云：“開寶後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。”

宋代三教並崇，實際得到了三教多數人的擁護。仁宗天聖中，東京上清宮道士所撰《天慶觀石幢記》說：“非道教無以昇君子，非釋教無以化下愚，非儒教無以理國家。”由此可見，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。北宋前期還有不少儒士排佛，如孫復的《儒辱》、石介的《怪說》、李覲的《潛書》、歐陽修的《本論》，都是排佛名作。但由於最高統治者提倡儒、釋異迹而同道，因此，從北宋中葉起，很多儒士也對佛教採取包容態度，強調儒、釋相通，蘇軾就認為儒、釋“相反而相為用”（《南華長老題名》）。即使是理學家，他們雖以儒家正統自居，實際也援佛入儒，從佛教的思辨哲學中汲取營養。《宋僧著述考》為宋代思想史、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綫索。

宋代儒士大都兼通佛典，宋代僧人也不僅研讀佛教經典，而且研究儒家經典，力求貫通二教。道學家宣揚道統，文學家宣揚文統。釋契嵩著《禪宗定祖圖》、《傳法正宗記》，宣揚釋統。但他並不打算也不可能以釋統取代道統，相反，他又著《原教》、《孝論》等文，闡明儒、釋相通，認為釋教的五戒十善之說，與儒家的“五常仁義者，異號而同體耳”（《原教》）。他在《孝論序》中說“夫孝，諸教皆尊之，而佛教殊尊也”，稱其所著《孝

論》“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，會夫儒者之說，殆亦盡矣”。靈源叟《題明教禪師手帖》，稱契嵩“博極古今儒、釋教道之本，會通聖賢理事議論之極”。契嵩的不少文章顯然為反對歐陽修排佛而作。歐陽修排斥佛教，推崇韓愈，契嵩的《非韓》三十篇指斥韓愈“議論拘且淺”，“譏沮佛教聖人太酷”。不研究契嵩，對以韓愈為旗幟的北宋古文革新的研究是不全面的。歐陽修得契嵩文驚嘆道：“不意僧中有此人！”與之相語終日（《鐔津文集又序》）。四庫館臣謂“就文論文，則筆力雄偉，論端鋒起，實能自暢其說，亦縉徒之健於文者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五二）。

在宋僧中，像契嵩這樣會通儒、釋，能詩善文者，可謂比比皆是。除契嵩外，重顯、道潛、惠洪、斯植、居簡、文珣、道璨、永頤等皆有集傳世，仲殊、惠洪還有詞集傳世，是僧人中的著名文學家。

仲殊俗姓張，名揮，字師利，湖北安陸人，後居錢塘。少為士人，嘗預鄉薦。放蕩不羈，其妻投毒羹中，幾死，食蜜而解。醫謂復食肉，則毒發不可療，遂棄家為浮屠，所食豆腐、面癍皆蜜漬，世稱蜜殊。人多不能下箸，而蘇軾亦嗜蜜，能與之共飽。元祐中蘇軾知杭州，二人往還甚密。仲殊喜作艷詞，作有五首《訴哀情》，黃昇《花庵詞選》評價極高，認為“仲殊之詞多矣，佳者固不少，而小令為最。小令之中，《訴哀情》一調又其最。蓋篇篇奇麗，字字清婉，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”。其中一首題作《寒食》：“涌金門外小瀛州，寒食更風流。紅船滿湖歌吹，花外有高樓。晴日暖，淡眇浮，恣嬉游。三千粉黛，十二闌干，一片雲頭。”全詞寫寒食節西湖嬉遊之盛，而以“三千粉黛，十二闌干，一片雲頭”狀遊女，不但在宋僧詞中為僅見，在整個宋代的言情詞中，也少有如此穠艷之作。

惠洪一生經歷，遠比仲殊複雜。年十四，父母同月病歿，遂爲僧。十九歲試經於東京天王寺，得度，依宣秘大師真公。後歸廬山真淨大師，又隨真淨遷洪州石門。崇寧中與黃庭堅、陳醇、張商英等遊。他的詩、詞、文皆工，又善畫梅竹。一生著述甚富，有《石門文字禪》、《僧寶傳》、《林間錄》、《冷齋夜話》、《天厨一饗》、《臨濟宗旨》等，被譽爲“佛門史遷（司馬遷）”。又因他身爲僧人而不忘世情，工艷語，被譏爲“浪子和尚”。《許彥周詩話》云：“上人善作小詞，情思婉約似秦少游，仲殊、參寥皆不能及。”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五六云：“忘情絕愛，此瞿曇氏之所訓。惠洪身爲衲子，詞句有‘一枕思歸淚’及‘十分春瘦’之語，豈所當然？”就“瞿曇氏之所訓”言，惠洪當然不該寫艷詞；但瞿曇氏也是人，怎麼可能“忘情絕愛”？這並不是惠洪之過，而是瞿曇氏所訓之過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三七引《復齋漫錄》云，臨川城南一里有觀名魏壇，祀晉朝自幼好道慕神仙的魏夫人。這裏女道士很多，能守戒者却很少。惠洪作《西江月》贈一女道士云：“十指嫩抽青筍，纖纖玉軟紅柔。人前欲展強嬌羞，微露雲衣霓袖。最好洞天春晚，《黃庭》卷罷清幽。凡心無計奈閑愁，試撚花枝頻嗅。”上闕寫其嬌嫩羞怯之態，下闕寫其不奈洞天清幽，而以撚花頻嗅狀其凡心已動。《千秋歲》追憶他的一次艷遇：“半身屏外，睡覺唇紅退。春思亂，芳心碎，空餘簪髻玉，不見流蘇帶。試與問，今人秀整誰宜對？湘浦曾同會，手拏輕羅蓋。疑是夢，今猶在。十分春易盡，一點情難改。多少事，却隨恨遠連雲海。”上闕描繪一位剛剛睡醒的美人，她的玉簪尚在，而車蓋上的總子（流蘇）却不見了。爲什麼惠洪特別注意流蘇？原來他曾親手揭起（拏）她的輕羅蓋（“湘浦曾同會，手拏輕羅蓋”），當然也就接觸過車蓋上的裝飾物總子。這一

細節，他至今不敢相信，“疑是夢”；但印象又十分深刻，“今猶在”。這一切都過去了，春易盡，情難改，留下的只是像雲海一樣無際無邊的遺恨而已。

儒、釋相通之說把宋代的士人和僧人聯結在一起，宋代文人僧侶化，僧侶文人化，是一突出現象。宋代文人好與僧侶交往，並好自稱居士，歐陽修自稱六一居士，蘇軾自稱東坡居士，都是人所共知的例子。宋代的禪宗特別發達，並在文人中有廣泛影響，使宋代的文人和僧人結成親密詩友。甚至連不信佛的歐陽修也與錢塘勤上人相交三十餘年。由此可見，研究佛教文學，是研究宋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。《宋僧著述考》將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特別是為宋代文學史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綫索。

編 例

一、本書收錄有宋一代僧人著述，凡由五代入宋及由宋入元之僧人與入宋的外國僧人著述均予著錄。

二、本書收錄成卷著述，包括現存與佚亡者，單篇文章均不著錄。

三、本書收錄宋僧著述 1 183 種，其中現存的 818 種，佚亡的 365 種。現存著述主要根據《佛藏子目引得》、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、《中國叢書綜錄》、《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》以及全國各大圖書館館藏書目等。

四、每一種書著錄書名（包括異名）、撰者、卷次、存佚，盡可能考述主要內容、成書時間及撰輯情況。考辨、刊刻源流與現存版本則加“按”說明。

五、本書按作者的生年順序排列，只知是宋人，但具體時間不確切的排在後面。所收作者，皆撰寫小傳，介紹其姓名、字、號、籍貫、謚、生卒年、履歷及主要活動等，並注明所據史料。

六、著者爲宋人，不著錄朝代名，如原書爲前朝人所著，經宋人整理者，爲避免混淆，仍分別著明朝代；元、明、清三朝之整理者亦如之。

七、著者爲僧人，僅著錄其名字，不加“釋”字，如前朝僧人所著及同時或後代僧人整理編輯者，則名字前加一“釋”字以著明身份；介紹首尾序跋情況，如爲僧人撰寫，同樣加一“釋”字。

八、著述的序、跋最能反映撰著者之宗旨、版本刊刻源流，爲此本書對著述序跋多詳加載錄，並節要附錄一些重要序跋。

九、合撰之書，在主要撰者名下著錄，合撰者名下作互見。

十、作家小傳所涉籍貫中之古地名，均括注今地名。

十一、一人多集，大致按經藏、語錄、編年，詩文集等的順序排列。

十二、同一種書有若干版本，卷次有異，考述其主要流通本，其餘版本著錄於後。

如：翻譯名義集七卷，又十四卷本，二十卷本。

十三、本書引用原書，其中原文有錯字或衍文，用（ ）號標出，其正確字用〔 〕號標著。

十四、爲方便檢索，書後附錄書名索引、人名索引、參考文獻。

目 錄

序.....	曾棗莊(1)
編例.....	(1)
正文.....	(1)
書目索引.....	(631)
人名索引.....	(680)
參考文獻.....	(687)
後記.....	(709)

法真(878—963) 劍南梓州鹽寧縣(今四川鹽亭)人，俗姓王。妙齡出家於慧義寺。圓具後，遊南方。初見藥山道吾雲巖先洞，次至嶺外大滬和尚會下數載，食不至充，卧不求暖，後爲滬山靈祐禪師法嗣。回西蜀，寄錫天彭珊口山龍懷寺，路傍煎茶，普施三年。後居大隨山十餘年，影不出山，迹不出俗。蜀王崇重師名，凡三詔，不從，署神照號。乾德元年卒，年八十六。(見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五郭凝撰《大隨開山神照禪師行狀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一一、《指月錄》卷一三等。)

大隨開山神照禪師語錄一卷，存。

法真撰、釋元德重編。該語錄卷末有郭凝崇寧四年(1105)撰《大隨開山神照禪師語錄序》。

郭《序》云：“元德上人自蜀挈大隨老《錄》，欲罄囊資鏤板於杭，廣其說於天下。余曰：自老盧衣止不傳，逮數百年，枝分派別，披法衣據座唱道者，不啻萬數，大抵穿鑿破裂，隨言取義，析文生解，求其直截根源如古尊宿者，固未易得。今欲闢其邪而示之正，使知所趨嚮，不亦難哉！然世必有一睹斯錄然契而獨得者，庶乎佛日重輝，慧命不絕。於是乎書。時崇寧四年閏二月十五日也。”

按：據郭《序》得知，崇寧四年時元德上人即欲鏤版，今見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五收錄。

皓端(890—961) 嘉禾(今浙江嘉禾)人，俗姓張。九歲出家於秀州靈光寺，二十受具戒。從四明育王寺希覺禪師聽律部，一聽通徹。後受吳興繼侶之請，晝夜講論。錢武肅王召於王府羅漢寺演訓，復令於真身塔寺宣導。忠獻王賜紫衣，署崇法大

德師號。建隆二年三月卒，年七十二。（見《宋高僧傳》卷七、《釋門正統》卷五、《佛組統紀》卷二二等。）

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，佚。

皓端撰。《宋高僧傳》卷七本傳載錄。

云：“有台教師玄燭者，彼宗號爲第十祖，（皓）端依附之，果了一心三觀，遂撰《金光明經隨文釋》十卷。……凡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，學得其門者止八十餘人。”

延 沼（896—973） 一作延昭，餘杭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俗姓劉。從本州開元寺出家。初於越州謁鏡清順德大師，後即汝州南院顯公言下開悟。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，住風穴單丁者七年，檀信爲新之成叢林。晉天福二年，州牧請開法。周廣順元年始住廣惠（慧）新寺，凡二十二年。開寶六年八月卒，年七十八。（見《風穴（延沼）禪師語錄》卷末、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一三、《天聖廣燈錄》卷一五、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卷一等。）

風穴（延沼）禪師語錄一卷，存。

延沼撰。《通志·藝文略五》、《遂初堂書目》、《國史經籍志》卷四上著錄。

按：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七收錄。

宗 淵（898—980） 高密（今山東高密市西南）人，俗姓宮。出家於東萊北禪院，後參學江表。好吟詩，愛宜陽柏閣山，居之，以求其志。太平興國五年十月卒，年八十三。（見《宋高僧傳》卷三〇、《新修科分六學僧傳》卷一八。）

洛西集，佚。

宗淵撰。《宋高僧傳》卷三〇云：“有《洛西集》。”又《新修科分六學僧傳》卷一八載錄。

可尚 宋初螺江（今福建閩侯縣境治）僧。（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二〇。）

揀金集一卷，佚。

可尚撰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二〇、《宋史·藝文志七》著錄。

《直齋書錄》云：“《揀金集》一卷，螺江僧可尚撰，有送徐鉉詩，蓋國初人。”

按：《宋史·藝文志》又著錄云：“僧可尚《揀金集》九卷。”與《直齋書錄》有異，當有一誤。

延壽（904—975）字仲玄，號抱一子，餘杭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俗姓王。年二十八，爲華亭鎮將，棄吏出家。初禮四明龍冊寺翠巖永明禪師，尋往台州謁德韶國師悟旨。初住明州雪竇山。建隆元年，吳越王錢俶請居靈隱新寺。後居永明寺十五年，衆盈千指，賜號智覺禪師。著述頗豐，有詩文偈詠凡千萬言，流播海外。高麗國王遣使齎書，敘弟子禮。開寶八年十二月卒，年七十二（《釋門正統》卷八作“七十四”）。徽宗崇寧中追諡宗照。（見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二六、《宋高僧傳》卷二八、《禪林僧寶傳》卷九、《五燈會元》卷一〇、《釋門正統》卷八、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六、四三等。）